

■ 本报记者 张琳
本报通讯员 陶冠

她们不会开汽车,却能熟练驾驶亚洲房建领域最大动臂塔吊;她们个头不高,却敢在百米高空进行作业。在中建三局二公司承建的华中第一、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武汉绿地中心工地,有两位“女司机”卢有珍和肖金花,她们是项目塔吊操作工。

卢有珍和肖金花是表姐妹,来自湖北麻城,在工地,他们的任务是驾驶大型动臂塔吊。每天清晨,他们搭乘工程梯到达项目 50 层的楼顶,顺着塔吊下方的钢梯向上攀爬 20 米,来到离地面约 270 米、不足 2 平方米的动臂塔吊操作间内,开始一天的工作。

《工人日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卢有珍熟练地控制操作杆,将地面的钢构件缓缓吊至 50 层。通过电脑显示屏,卢有珍可以看到吊钩离地的高度。地面信号工通过对讲机指挥起吊,随后楼顶信号工指挥她吊到指定位置后再脱钩,整个流程一气呵成。

驾驶亚洲房建领域最大的动臂塔吊,建设华中最高楼

“行走在云端”的工地姐妹花

记者了解到,卢有珍和肖金花分别驾驶项目顶模平台上的 M1280D 和 ZSL380 动臂塔吊。卢有珍说,开动臂塔吊的女司机确实少见,自己原本和丈夫在村里做小生意,但觉得年轻还是要学门手艺,恰好亲戚在开塔吊,就跟来武汉学习塔吊操作技术,没想到一干就是两年。“平时工作时也会觉得累,但一想到自己一个小女子能驾驶亚洲房建领域最大的动臂塔吊,得意之余就没什么可抱怨了。”卢有珍说。

当问及操控大型动臂塔吊的诀窍时,卢有珍说:“要听指挥,反应也得特别快,信号工说下吊 1 厘米,就不能下吊 2 厘米,不然很可能发生吊物伤人事件。”卢有珍坦言,开塔吊要握住手柄不放,一天 9 小时不下,手心发红。为保证进度,有时她不得不在塔吊上吃午饭,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驾驶大型动臂塔吊,感到既开心又荣幸。有了这次的工作经验,以后再驾驶其他类型塔吊,就手到擒来了,我们再也不愁找不到工作了。”肖金花自豪地说。

由于项目地处长江边,200 米高的塔吊操控室内视野开阔,透过玻璃窗,滨江景色一览无余。肖金花说:“我们能参与武汉城市建设,目睹每天在变化的武汉,特别骄傲!”

宁夏开展困难职工、农民工技能培训专项活动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近日,宁夏总工会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扶贫办联合开展困难职工农民工技能培训促就业专项活动,已被录入全国工会帮扶系统、建立困难职工档案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转岗待岗职工、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将从中受益。

据介绍,此次活动至今年 12 月结束,全年培训城镇下岗失业人员、转岗待岗职工、农民工各 1000 人。通过培训,力争使各类培训人员 80%以上获得初级以上技能等级证书、实现就业或自主创业。宁夏总工会筹集 50 万元培训资金,专项活动筹集培训资金不低于 300 万元。

为将活动落到实处,宁夏各级工会组织将对辖区内所有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和新失业人员进行一次入户家访调查,了解其面临的具体困难和就业需求,有针对性地确定培训班次和培训工种。

水电四局设农民工业余学校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方泉)为全面提升农民工技能素质,中国水电四局自项目经理部成立伊始便设立了农民工业余学校,使农民工在工余可通过学习提升综合素质。

据悉,该学校分为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为不影响项目部生产施工,业余学校在课程安排上,时间短的课程安排在晚上下班后,而时间较长的技术类课程则一般安排下雨等无法施工的时间,使农民工学习工作两不误。

经过一年多发展,学校使农民工进一步了解了工程质量标准和生产操作规范,提高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学校立足建筑施工现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了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又使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

车务段为职工庆生

本报讯 4 月 26 日,对于集通铁路锡林浩特特等车务段商都车站职工李德阳来说,是一个好日子,他收获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真没想到,现在企业这么困难,工会还给我发发生日贺卡,送生日祝福,我很感动了,这个生日过得暖心。”李德阳拿着生日卡,满脸喜悦地说。

关爱职工就是关注企业的发展,今年以来,锡林浩特车务段工会推出了为职工送生日祝福活动。每位职工生日当天,都会收到由段工会精心设计制作的祝福贺卡和为职工发放的生日蛋糕礼券。小小贺卡上几句平常的话语,拉近了职工与企业距离,让职工从精神上得到安慰和鼓励,提升了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冯惠霞)

外地人口、劳务派遣工成护士群体主力;高压、高强度、低保障凸显职业困境——

负重前行的白衣天使

编者按

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国际护士理事会将每年的 5 月 12 日设立为国际护士节。

为了解护士的工作现状,《工人日报》记者跟随北京三级医院一名普通护士进入手术室进行了实地采访,体会到护士工作艰辛的同时还探寻到,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本报记者 彭文卓

当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克荣还在她的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忙碌的时候,在这个城市对角线的另一端,手术室新来的年轻护士单彩玲也正在参与着一次次生命救援。

在生命不断降临和消逝的医院,她们的爱心、专业、耐心、坚守是南丁格尔精神的最佳诠释,但高压高强度低保障的生存状态,却与社会对她们职业期待形式巨大反差。在以外地人口、劳务派遣工为用工主体的环境下,她们如何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平凡小护士的一天

普外科手术室护士单彩玲(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每周要上 1 个 24 小时的大夜班和 3 个 8 小时的白班,还有随机的备班。5 月 8 日凌晨一点多,她就是在大夜班时被医院的电话叫醒的,医院专门给值班护士配手机,有时在地铁里听到有相同铃声,她都不自觉进入紧张状态。单彩玲来自安徽农村,是北京市六里桥附近一家三级医院的护士,今年 22 岁,参加工作 3 年,到手术室 1 年,此前是儿科 ICU 病房护士。

今天的手术是神经外科的突发患者。单

彩玲一直在普外科,虽然之前背过开颅手术的操作,但还没有上台经验,她想叫备班援助。医院规定,备班护士,不论是几点被呼叫,必须在半小时到院。但这台手术已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简单术前前讨论,熟悉手术步骤后,她熟练地换好无菌服,别好头发,戴上帽子、口罩、手套,利索地进入手术室开始准备工作;确认手术通知,从无菌间取消毒用品,调节室温,调节仪器、刷手,铺无菌机械台,准备器械、布类、药品、输液等用具。一切准备妥当,病人被转入手术室,医生就位。

凌晨三点,手术正式开始。单彩玲在满屋子的管线中熟练地穿梭着,她要配合手术医生,传递手术需要的刀、剪、敷料、针线等。这活并不简单,她要高度集中随时关注手术的进展情况,“手术剪刀样子差不多,其实用途差别很大,有线剪、组织剪、脑膜剪,……一个好的器械护士,术中医生一伸手,就能准确地递给主刀医生需要的器械,甚至要比医生更懂‘刀’。”

单彩玲术后告诉一同进手术室的《工人日报》记者,一般的手术要准备 40 件至 50 件手术器具,碰到大型的手术要上百件器械,而她每天大概都要准备四五台手术。手术间静得只剩下剪刀钳子的交叉声和

监护仪发出的各种生命指征提示音,她第一次看着医生取下患者的一块头颅盖,尽管不适应,她还是配合着接下来的缝合操作,随时清理手术台上残留物。

早上 7 点,手术终于顺利结束。而单彩玲已经和医生们一起,站了整整 4 小时。她说,最长一次手术,她站过 8 个小时,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成了外科医生、手术室护士们的“必备”职业病。

等到做好器械清点,清理完手术室回到值班室,已近 8 点半,桌上留着食堂阿姨送来的包子、白粥,困意却席卷而来,她只想赶紧下班回家补觉了。

单彩玲工作不久,她没有经历过护士长们口中的生离死别,她的成就感是每次见证新生儿的诞生,就觉得这个工作再累再脏也是有意义的。

艾滋病护士的数十年

单彩玲的经历对于“老护士”王克荣来说已司空见惯。30 多年来,王克荣护理过 26 种传染病患者 5 万多人。怕患者找不到她,手机从没换过号码,24 小时开机,其中有 700 多个电话号码都是艾滋病患者的。

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王克荣,一直被患者称为“那个习大大给颁奖的护士长”。不过她受患者好评是因为他们信任她。

王克荣从 1984 年毕业做起护士,1997 年被调到艾滋病的护理岗位。刚开始进病房,她也进入了一级戒备:要用眼镜、帽子、口罩、橡皮手套,隔离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意外的是,王克荣真正接触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就改变了她的想法:老李是一个炼钢厂的车间主任,一次在向炼钢的炉子里放废旧钢铁时,一个日本时期留下的炸弹引发了爆炸,为了抢救同事和设备,老李被烧伤

重症室里的夜班护士



值班护士们正将一名刚下手术台的患者转移到病床上。

即使遭遇恶语相向、拳打脚踢,仍把精神病患当亲友,17 年如一日细心照顾

“最美”金牌男护工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实习生 廖景芝

5 月 3 日早上 8 点,韦文武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广西蒙山县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内。为患者做好晨间护理,给他们整理床铺,协助他们洗脸漱口,梳理头发,帮助他们领饭喂食,监督他们按时吃药……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韦文武做着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从弱冠之年到已逾不惑,韦文武作为一名从事精神科病患护理的男护工,日复一日地照顾精神科的患者,这一照顾就是 17 年。

第一位男护工

韦文武出生于蒙山县桐油坪村,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了护工的工作:1999 年,26 岁的韦文武看到蒙山县第二人民医院在招聘精神科男区男护工,在父亲的建议下,他成为该院第一名从事精神科病患护理的男护工。上班第一天,韦文武看到了各种状态的

患者,有大声唱歌跳舞的,有突然脱光衣服,甚至还有向他吐口水、喷饭或突然挥拳打人的。

面对这些患者,年轻的韦文武有过放弃的念头。“没有心理准备,上班第一天就后悔了。”韦文武说。“但后来又想,既来之则安之,看看能不能适应,所以就没有提出辞职。”

随着在病房里接触病人越多,越发让韦文武感觉到他们的无助。天性善良的韦文武就是凭着这份善意一直坚持着,“看着他们真的很可怜,也就想多帮一点是一点。”

如今,照顾朝夕相处的病人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经历着患者从入院到出院,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像他所说的:“做惯了护工的工作,舍不了单位,舍不了职业,也舍不了这些病人。”

把患者当亲友

不同于普通人,精神病人往往难以沟通,所以对这里的每一位患者,韦文武极具耐心。

“快,快……”
“绷带,绷带……”
“吗啡,准备好……”
“姐妹们,麻溜的……”

5 月 11 日凌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值班电话响了,一位刚做完手术的患者需要转到重症监护病房。值班的护士长张洋和她的护士姐妹们又开始了新的忙碌,这样的工作场景对于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护士来说已习以为常。“紧张有序,更不能忙中出乱”护士长张洋这样总结她们每天的工作。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一名护士正在调整输液导管。



5 月 11 日零时 30 分,刚做完例行检查的护士穿梭在病床间。

起了蒜头大的包,他擦了一个星期消肿止痛酊,肿块伤处才愈合。

被患者恶语相向、手被划出一道道的印子等情况经常发生,把患者安抚好以后,自己身上往往也是伤痕累累,面对工作中的委屈,家人的支持给了韦文武动力,也让他有了面对患者时的微笑。当然,韦文武也有自己排解压力的方式——回家做劳动:种菜或者喂蚕。“劳动过后,出一身汗,我的情绪就好多了。其实患者的情绪也是由不得他们自己控制的。”他笑着说。

最能让韦文武开心的莫过于看见来到医院的病人能康复出院。“看到患者病好了,出院了,我心里就很高兴,感觉自己又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韦文武说。

其实对于护工工作的种种苦与乐,韦文武早已习以为常。虽然现在对护工这个职业仍然缺乏尊重,但韦文武告诉记者,他非常热爱护工工作,让病患康复是他最大的心愿。等到以后自己岁数大了,会用另一种方式帮助别人。但现在,韦文武还是在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护工工作,对他而言,护工这份工作关乎他人生命,认真负责是职业底线。

正是韦文武的爱心和耐心,让他 2014 年获自治区“‘中国梦·劳动美’——最美劳动者”称号,2015 年获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2015 年获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至此,韦文武在蒙山县虽算不上家喻户晓,但也是个金牌护工了。刚开始,韦文武还感觉不自在,现在,他感觉到荣誉不仅属于他个人,也是精神科工作者的。

男护工的苦与乐

护工这种职业很特别,一个出色的护工,可以成为医生、护士和患者家属之间的纽带,悉心的照料,甚至可以与患者之间建立起一份特别的亲情。

韦文武也曾品尝到苦涩。2008 年,医院里来了一位神志不清的流浪汉,一直处于焦躁的状态,趴在护栏上吼叫,伸手胡乱抓挠。韦文武正想安慰这位患者,哪知道他突如其来便是一拳,打在韦文武的左眼角处,很快肿

